

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毛华兵



【内容提要】 马克思对时代课题的解答始终贯穿批判精神，实现了批判精神的革命性变革，即从解释世界的理论批判上升到改变世界的实践批判。马克思的批判不仅是理论批判，更是高于理论批判的实践批判，他的批判精神是实践批判和理论批判的辩证统一。马克思的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扬弃，即辩证的否定，包含着肯定的否定。不论是理论批判还是实践批判，二者都以否定的形式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肯定性的统一。在当代，始终弘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对于驳斥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 批判精神 实践批判 理论批判

作者简介：毛华兵（1973-），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079）。

马克思的批判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规律性认识，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现存世界所进行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他的批判精神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马克思是如何实现批判精神的革命性变革的呢？他又是如何表达自己的批判精神、彰显其科学性和革命性的呢？搞清楚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真正把握马克思的批判精神。

一、马克思批判精神的革命性变革

马克思对时代课题的解答始终贯穿批判精神，通过“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①。他的很多著作也都是在批判的层面上完成的，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马克思的批判可以大体概括为：否定上帝存在、张扬人的自我意识的宗教批判，早期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和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政治批判，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哲学批判，以及对异化劳动、分工、私有制度、私有财产的经济批判。

批判是什么？人们通常把它理解为一种认识、一种否定性判断。实际上，批判有着深刻的内涵与意义。在哲学中，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辩证法的本质属性。辩证法最早在苏格拉底那里，指的是一种思考术或真理的“催生术”。人凭借这种辩证法，在辩论时通过揭露和克服对方议论中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生态文明意蕴及实践价值研究”（15BKS006）的阶段性成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页。

的矛盾来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构成人类认识的载体,并推动人类认识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批判还具有实践意义。通过“武器的批判”,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达到“批判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目的;通过对实践的偏差或失误的校正,实现人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又是实践的内在要求,是破旧立新,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从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上看,批判包括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

把“解释世界”作为使命与任务的传统哲学,不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致力于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即人与世界的关系寻求一个“真实”的基础,不断追问“存在如何可能”“世界如何可能”。它们分别从对立的两极去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始终僵持于“本源”问题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并以还原论的方式去说明二者的统一。旧唯物主义把人与世界还原为抽象的自然,把外在于人、与人无关的自然作为认识的主导,从被动的观点去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取消了人的能动性。而唯心主义则把人与世界还原为“先验意识”或“绝对精神”,把人的理性、意识作为认识的主导,从能动的观点去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性。这种旨在“解释世界”的理论批判,一方面使传统哲学停留于形而上学而与现实世界日益疏远,另一方面也使传统哲学因单纯寻求“解释世界”的统一性原理而忽视了“改变世界”的实践批判。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揭露了传统哲学停留于“解释世界”基本视阈的主要缺点及问题实质:“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①在这段简洁精辟的文字中,马克思既尖锐地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的局限性,又深刻地揭示了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方面的本质,而二者共同的主要缺点则在于,它们都不懂得“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改变世界”即“革命的”实践,也即对旧世界的实践批判,这无疑是马克思强调实践批判的宣言。马克思注重科学的理论批判,但更强调理论批判指导下的改变世界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简而言之,马克思既肯定理论批判的重要性,又强调指出理论批判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发挥它的作用。他说:“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③因此,马克思给自己的哲学提出了新的任务,把哲学的主题指向了“只有用一个办法即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④。正是从这一时代的迫切问题出发,马克思转向了“改变世界”的实践批判。这个重大转变经过了以下几个重要环节。

首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道:“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⑤对宗教批判之所以已经结束,是因为宗教的基础已经从天国回到人间。在宗教批判已经完成的情况下,哲学的批判就由“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⑥。“对法的批判”从本质上是对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对这种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相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①；而“对政治的批判”就是对德国制度的批判，“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像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②。如此犀利的对尘世的法和政治的批判，当然直指德国现存的国家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国家哲学、法哲学等意识形态体系。在这里，马克思把理论批判的对象定位在“人的高度的革命”^③的实践层面。

其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层面揭示了人与世界双向对象化的实践关系，“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④。“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⑤。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理论批判的实践主题：改变世界的问题。

再次，马克思在明确提出“改变世界”的问题以后，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只是用词句反对词句、而绝对不是变革现存世界的错误，他批判地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⑥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批判”是单纯的理论批判；“革命”即革命的实践（实践批判）。任何一种观念的东西，只要把它放在实践批判中加以考察，就能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真实面目；错误的观念及一切唯心主义谬论，都有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只有通过革命的实践，变革现实的社会制度，才能消灭由此产生的错误观念和唯心主义谬论。至此，马克思确立了实践批判的主题。

贯穿于实践批判之中的灵魂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⑦。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要求实践批判的视野必须聚焦于现实问题。因此，与单纯“解释世界”的理论批判不同，这种内在否定的实践批判把“改变世界”作为问题提出来，从而把握到时代的迫切问题。

二、马克思批判精神是实践批判和理论批判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曾反复论及实践批判。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⑧通过理论批判形成的科学理论只是一种“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判的武器”，要用“武器的批判”（实践批判）来替代“批判的武器”（理论批判）。此后，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①。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诸如“解放”“革命”“消灭”“推翻”等实践批判活动的形式和命题。他把解放诠释为一种现实的实践批判活动，并认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②。他还说：“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③然而，“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④。马克思进而提出“推翻国家”的命题，“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⑤

马克思认为，实践批判是以实践的客观普遍性为根据的，因而这必定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符合历史客观规律的实践精神，而不是个人的主观经验或者主观意志论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批判要求“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将革命的实践进行到底。批判现存的一切“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⑥。实践批判成为最具革命性的、否定性的力量，是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用实践力量去变革的对象，虽然表面上是“现存世界”“现存的事物”，但实质上仍是现实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本身。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实践活动都是合理的和完善的，有的实践甚至导致历史的暂时倒退。简言之，人的实践活动是由直接行动构成的，但并非任何直接行动都具有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我们应关注具体的实践活动是哪个层次和水平上的实践，它是否体现了历史进步的根本趋势。因此，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批判是以人民群众的实践力量去批判、变革现存世界和现存事物，是以符合客观规律性和因果制约性的革命实践去批判原有的实践活动。

在马克思那里，虽然实践批判高于、重于、优于理论批判，但它并不能脱离理论批判而存在，而是与理论批判结合在一起；同时，理论批判也不能脱离实践批判而存在，它必须充分满足实践批判的客观要求，一经掌握群众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实践批判和理论批判，作为马克思批判精神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环节，是互为前提的。

一方面，理论批判要立足于实践批判这一根基，必须把实践批判作为自己的内在环节。单纯强调理论批判、忽视实践批判对理论批判的基础地位，必然导致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醉心于制造概念、热衷语词的唯心主义批判。马克思曾说：“青年黑格尔派玄学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如果说，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宣称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那就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这种哲学批判所能达到的唯一结果，是从宗教史上对基督教作一些说明，而且还是片面的说明。至于他们的全部其他论断，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7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0-9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页。

不过是进一步修饰他们的要求：想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①

如此看来，离开实践批判，理论批判则为空。理论批判必须置身于实践批判之中，体现着实践批判的时代要求。同时，要让批判的理论随时接受实践的批判和检验，因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②。真正科学的理论批判，能再现社会实践蕴含的现实世界的全部秘密和人类面临的一切现实矛盾，深刻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准确预见历史发展的趋向，进而能表达体现这种趋向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指明实现这种利益的现实途径。这样的理论批判，不再是一种停留在纯理论领域内的、与改变世界无关的空洞的口号，而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从自身现实性的实践活动这一逻辑出发、通过“现存世界革命化”来实际地（而不仅仅是观念地）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客观要求。

另一方面，实践批判是在理论批判指导下自觉的实践批判，必须把理论批判作为自己的内在环节。掌握人民群众并具有彻底性的、能说服人的理论与理论批判（批判的武器）之所以用来指导实践批判，是因为它反映了群众的利益要求。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③ 追求利益的群众运动，必然形成不可抗拒的力量。他还说：“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胜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主义者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④

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实践的成败决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不是任何具体的、现实的实践活动都具有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实践，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虚假的观念。庸俗经济学出于辩护的目的，仅限于在理论上描述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表面现象，却从不去揭示各种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在这里，实践和理论都不可能具有批判的意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把理论批判的视野聚焦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与对抗，并深刻反映无产阶级实践批判活动的规律，那么各种拜物教的虚假观念也就土崩瓦解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和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批判，必须随时准备同实践中自发产生的盲动主义、狭隘的经验主义以及急功近利的、短视的实用主义等作坚决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的实践（实践批判）必须接受科学理论的批判、与时俱进的理论批判的指导。因此，离开理论批判，实践批判则为盲。

总之，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是实践批判与理论批判的辩证统一。马克思的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扬弃，即辩证的否定，包含着肯定的否定。不论是理论批判还是实践批判，二者都以否定的形式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肯定性的统一。换言之，通过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否定世界的现存状态，又在新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中建构人所要求的现实，真正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

三、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既善于以否定的态度对待现存事物、社会思潮，也善于否定和批判自身，从而将理论和实践推向前进。当前，中国社会进入了历史上最伟大的自我尊重和创造时期，经济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页。

会发展步入新常态。但同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在国际上，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文化领导权等“软实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国际反华势力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行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在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十分突出，现代化建设面临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大量涌现。对此，始终弘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对一切错误的理论与不合理的实践进行彻底的纠正，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面对当前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驳斥“普世价值”观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种种谬误。作为西方向社会主义国家推销的思潮，“普世价值”观在当今经常被当作攻击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工具。西方国家打着“捍卫自由、追求民主、保障人权”的旗号，用“普世价值”观侵蚀和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并以“普世价值”观为突破点，试图从根本上推倒马克思主义、颠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以达到“西化”“分化”我们的战略目的。

其实，对“普世价值”观稍加剖析，我们就能清醒地看出其具有的抽象性、虚幻性甚至殖民性、侵略性本质。“普世”一词来源于西方基督教，“普世价值”产生于资产阶级夺权的政治需要。欧洲启蒙运动兴起以来，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地主和教会统治，高举自由、民主、人权的大旗，用自由贸易对抗封建垄断经济，用民主政治反对封建专制暴政，用“天赋人权”摧毁“君权神授”，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这表明，“普世价值”从产生之日起，就打上了明显的历史烙印。冷战期间，杜勒斯等西方政治家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他们将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法治等理念宣扬为超越于国家、民族、宗教之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从此，“普世价值”成为一个纯粹的、意识形态的话语工具和西方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思想武器。

核心价值观之争，实质上是思想主导权之争。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明确全社会共同遵循的价值追求，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凝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正能量，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价值观是一定思想理论体系的凝练。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基础上，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承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代表着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

第二，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和立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马克思不仅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以批判的精神对待社会主义社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改革的社会。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拘泥于僵化的实践模式，不对自身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与偏差做出合理的调整和改革，不能自觉地进行自我理论和实践批判，最终导致解体和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挫折。

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改革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探索，是亿万人民群众进行的创新实践。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一切应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经验，借鉴国外有益成果，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其中，方向问题至关重要，坚持什么样的改革方向，决定着改革的性质和最终成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所谓颠覆性错误，就是根本性、方向性错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为了保证改革实践不

偏离正确的轨道，应有理论先行，要通过实践批判来匡正指导改革的理论。

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实践，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不进行理论和实践批判。在当代中国，还存在着两种错误的社会思潮：一是“左”的僵化思潮，表现为教条主义，质疑和否定改革开放；二是右的西化思潮，表现为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前者要通过实践批判，防止其进一步蔓延；后者虽肯定改革，但有一些极端错误的思想必须加以否定和批判。

第三，继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反对从书本出发的教条主义，以及从狭隘经验出发、轻视科学理论指导作用的经验主义。

对于教条主义，不论“马教条”还是“洋教条”，从根本上说都是以不同形式否定马克思的批判精神。“马教条”无视当代世界形势和中国实际，背离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和时代性。因而，要给予批判和否定。离开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蓬勃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我们要继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反对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道路。“洋教条”在当代中国有蔓延、泛滥趋势，其危害不可小觑。一些所谓“主流公共知识分子”主张在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把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取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体现的就是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对于外国文化，我们应当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不能不顾自身的需要和条件一味地生吞活剥而“食洋不化”。

经验主义根本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指导作用，夸大感性经验、把局部的个别的片面的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经验主义者不懂得感性认识有待于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要性，不懂得科学理论对于指导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到事物发展的前途，也认识不到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因此，它也成为我们党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大障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经验主义者很容易被那些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包装起来的教条主义者所俘虏。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思想倾向曾一度占据统治地位，经验主义往往成为它的助手，教条主义者往往与经验主义者合作而毒害全党。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弘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立足于社会实践，坚持科学真理，同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做坚决的斗争，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
- [2] 李秀林、王宇、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 [3] 侯惠勤：《“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观的反渗透》，《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 年第 11 期。
- [4] 郭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批判理论》，《哲学研究》2006 年第 7 期。
- [5] 杨长虹：《从理论批判到实践批判》，《长白学刊》2004 年第 1 期。

（编辑：张 桥）